



本期值班主编 王烁



人以群分

现实如此险恶，那么，第一个合作者是怎么活下来的？

假设 100 人的世界里，99 个是恶人，剩下的那个人怎么可能是善人？如果他是善人，早该被恶人弄死了。

一个善人要活下来，需要至少存在另一个善人。两个善人彼此靠拢，相互温暖，结成坚强团体，借此远离坏人，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慢慢生长，直到坏人彼此互害同归于尽，最终善人等来属于自己的胜利。

问题是，善人怎么才能找到另一个善人？

借用进化生物学里的绿胡子效应，想象这么一个场景。所有人都长黑胡子，只有两个人长绿胡子。绿胡子是如此独特又如此醒目，所以两个人能相互识别，走到一起。绿胡子这东西如此肤浅，本身当然不能决定什么，这两个人可以选择互相伤害，彼此出卖，但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无数次相遇，总有一些时候，命运让他们选择彼此信任，相互合作。

于是，便有了光；再后来，就有了一切。

绿胡子描绘的是底线情形，现实并不全靠命运的随机安排，有更靠谱、凝聚力更强的标签——血缘、邻居、同路人。我们跟亲人、朋友、邻居更能合作。人分亲疏，爱有差等：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政治秩序与血缘人伦相互嵌套。合作秩序层层外扩，渐次笼括家—国—天下。

自然的也好，人为的也好，各种标签将人们彼此区分开来，自然分类，才使合作得以无中生有，却也造就形形色色的华夷之防：没有墙合作就无从产生，有了墙又限制着合作的扩展。

70 亿人共存于今日世界已经是合作秩序造就的伟大奇迹，同时人群之间却为了任何合理不合理的原因彼此相攻，有时用批判的武器，有时用武器的批判。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之分，是永恒无解的结。

世界大同不是答案。大同世界理论上是这样实现的：合作秩序不断扩展，从家到国，从国到天下，恶人互害到消亡，最终天下大同。假设这个路径真能实现，那么，大同是无法维持的。人人兼爱则无爱，不仅是说大家都一样了就谈不上爱与不爱，还是因为人人兼爱的美丽新世界特招恶人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个世界人傻钱多，速来。

博弈论已经揭示了这个循环。最初，一小撮善人抱团取暖，采用以牙还牙策略（tit for tat），因为这个策略在对抗恶人上有奇效，它会在人群中扩散得越来越广，直到终于有一天几乎所有人都采用了它，于是敲响它的丧钟，新策略会取代它。因为以牙还牙太过苛刻，只给对手一次机会，没有给误解留下空间，为什么不原谅对方一次呢？在大家都以牙还牙的时候，宽容是更优的策略。

这个过程迭代多次，最终，社会里全是宽容谅解的老好人，一旦恶人重来，社会马上垮塌，推倒重来。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。

先有标签后有合作